

China X: 在哈佛教中国历史(上) ◆ 荣筱菁

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美国教授,着西装,系领带,面对面坐着,周围四壁环书,从背景到人都透着严谨和权威。两人的对话听上去却有点小孩子:

“你可以唱那首歌吗?”
“我唱得没你好。你唱吧。”
“那么,我们一起来唱?”
“你唱吧。”
“要是我们一起唱,我就唱。”
然后两人心有灵犀同时开口,用浑厚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中文齐声唱起了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两只老虎》,歌词却改成:“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 Republic,元明清 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曲罢,两人又调侃着解释这首歌的意义:

“如果你每天唱一次这歌,你会记住中国朝代的顺序。这个很有效,我敢打保票。”

这段视频自从去年年底登上了中国各大网站并被众多媒体转发后,唱儿歌的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专家包弼德和柯伟林在中国名声大噪,一夜之间拥有了学术界之外的众多粉丝——毕竟年过半百的学术权威不端严师的架子,而是如此充满童趣地介绍原本枯燥的历史知识,并不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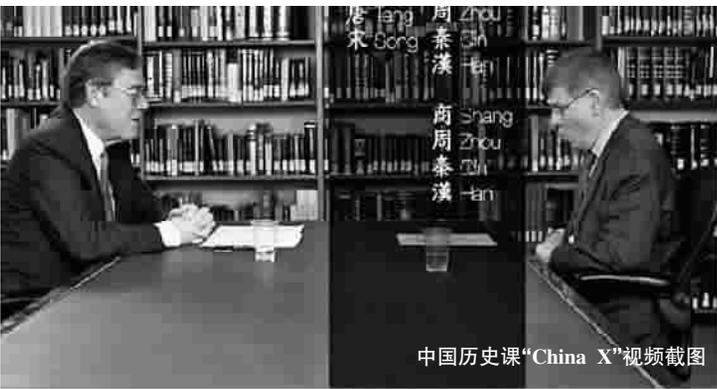
这段视频只是两位教授共同主讲的中国历史课“China X”第一节中的一个片段。在课上,两位教授并非全程“卖萌”,却常常跟学生分享这样轻松的学习窍门,比如让学生把“云南”想成“云的南边”、把“西藏”想成“西边的储藏室”来记忆地理位置。

两位哈佛教授共同主讲的中国历史课“China X”,以科技手段辅助授课,灵活且多样,使这门从尧舜禹说到邓小平的中国历史课成为当前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

这种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独树一帜又饶有趣味的演绎,对了解或不了解中国的学生都有一定吸引力,也使这门从尧舜禹说到邓小平的中国历史课成为当前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课程视频去年10月通过哈佛网络公开课平台edX免费对外发布后,到今年3月已经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学生正式注册听讲,其中10%来自中国,这还不包括通过哈佛与中国合作伙伴优酷网随意观看的几千名网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包弼德和柯伟林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过去两三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她现在又再次踏上了富强之路,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听众,我们也想向他们展示外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样做出了严肃和正面的评估。”包弼德说。

柯伟林则认为,“历史的叙述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美国历史和中国



中国历史课“China X”视频截图

历史都是如此。我们希望美国学生能够通过这门课开始终生的学习,自己去发现真实的中国,也希望中国的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看到中国历史在外人眼中的样子。”

新技术与老课程

其实这门中国历史课在哈佛的课程中算得上“历史悠久”了,它的起源是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和日本问题专家赖世和在1939年共同创立的东亚文明课。大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主讲过这门课,到1990年接力棒从新儒家掌舵人杜维明教授手中传给了包弼德,两年后擅长古代史的包弼德邀请专攻近代史的柯伟林加盟,两人共同执教至今。

虽说几经转手,但历任主讲人都尽量保存和呵护着这门课的传家门风——细枝末节的忠实传承,让人觉得历史不过是恍然一瞬。比如如今的授课地点仍然是在费正清当年授课的燕京图书馆;比如包弼德

和柯伟林最初上课时使用的仍是费正清当年用过的老式幻灯机和他3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图片,“直到90年代末这台老爷机开始故障频出,而最后一台会操作这种机器的技工也辞世之后,我们才进入了数码时代。”柯伟林说。

但这次与新科技的拥抱对这门课来说注定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两位教授2008年自录的课堂录像,原本是为方便缺席的学生补课用,被哈佛进修学院拿来放在网上免费供公众观看,“他们觉得可以用这门课给哈佛打个好广告。”包弼德说。这种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当年的免费录像吸引了六万多名网上旁听生。

随着网上公开课技术的成熟,两位教授决定更进一步,将这门课重新编辑录制,拓展新技术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使更多人可以从中受益。从去年10月开始在网上发布的新录制的课程分十个部分,每部分分三到四周讲解,以时间、空间和身份认同为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政

治和思想根源讲到共和和改革开放,课程上传时间表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新版课程授课背景从教室换到了演播室,哈佛馆藏的中国文物以3D图像全方位展示,在教学中还首次使用了互动式历代演变的中国地图,同步显示的中英文字幕,尽显新科技教学的魅力。镜头不时追随主讲人的脚步走出演播室,拜访20多位哈佛学者,从开设了另一门火爆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的迈克普特、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宇文所安,到写《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上镜”,从各自角度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每段课开始都先出统一题头,看上去有如一页泛黄的史书,配上哈佛学生演奏的一段古筝主题曲,课程按部就班向网上传送,精致、精彩,让人对下一节课迫不及待,有如看一部当红的电视连续剧。甚至于包弼德都不愿拿这套课程录像和已经很经典的2008年授课录像的版本进行比较,“我希望2008版本从网上消失。”他笑说。

相比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鲜感,更深入的变化是西方学者和公众几十年来对中国认知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哈佛中国历史课的历代授课中也体现出来,使这门历史课本身足以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一种样本。

著名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弗·莱登在为这套网上课程特别录制的宣传片中的一句话很能体现这样的变化:“拿破仑说,‘当中国醒来时,她将震动世界’。21世纪的中国显然已经苏醒了,但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中国曾经沉睡过吗?”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迈克尔·富利洛夫

21. 总统当即拒绝了 this 要求

两天后,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同时也是韦尔斯在伦敦的最后一晚。这次,张伯伦的决心有些动摇了。韦尔斯直接询问首相,如果德国纳粹撤出波兰和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并且制定制裁方案,他是否仍然拒绝与纳粹谈判。对此,哈利法克斯增加了新的条件,包括奥地利的自由选择。韦尔斯回答说,墨索里尼认为“按照这些条件和谈不是不可能”。此刻,一直伴随其美国同胞的乔·肯尼迪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干涉。如果和平在望,而英国拒绝参与和平谈判,他大声喊道,其立场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们坚持这种立场,”他说,“为什么我还要带头反对张伯伦政府。”首相的回答是如果出现这种政策的奇迹般逆转,他不会拒绝和谈。

当晚,张伯伦为美国人和少数英国同行举行了宴会。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楼上的宴会厅宽敞明亮,装饰着厚重的镶板,挂着惠灵顿、纳尔逊、皮特和福克斯的画像。张伯伦满怀深情地谈到他的老朋友“卡蒂”,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皮博迪是韦尔斯、莫法特及罗斯福的校长。丘吉尔对人们谈起了他对英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比如工人,”他说,“他们就有主见,他们不能容忍反对德国战争的懈怠。”

第二天早上,韦尔斯给人们留下各种不同印象后离开伦敦。张伯伦在会议上形容他是“能力超群,思维敏捷,才华洋溢的人”。哈利法克斯出人意料地喜欢韦尔斯这个人,但认为他“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倾向于感觉问题可以通过字面上的诚意解决”。罗伯特·范西塔特的评价便没有如此宽容,他多次激动地指出:“韦尔斯过于天真,油腔滑调,轻率浅薄,”并且,“是个国际麻烦。”

韦尔斯在伦敦的行动出现了变化。他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而非征询对方的观点,他开始寻求和平计划的轮廓。很多与之交谈的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在自我发挥。外交部认为,特使超越了总统的使命,这两人的思考



“肯定是分道扬镳的”。韦尔斯有他自己的想法,”一位英国外交官谨慎地说,“但我们得等等看,他是否能把他的想法‘销售’给罗斯福先生。”这一天比人们预料的来得要快。

3月14日早晨,韦尔斯一行乘坐首相专机从亨登机场起飞,很快就陷入暴风雪包围中。飞机完全靠盲飞,所有乘客都遭到无情颠簸,但飞机终于在云层的空隙中找到了勒布尔歇机场,并且用“令所有人耳朵失聪数小时的速度”降落。他们仅在法国首都逗留了数小时,然后登上前往罗马的火车。两星期前,韦尔斯答应了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要求,在他返回美国途中与意大利方面再次会晤。他希望在意大利大军开拔前,为破坏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再走一步棋。或者,他有可能阻止他们发动战争。在罗马,媒体的各种虚幻推测层出不穷。记者密切关注韦尔斯对罗马的再次访问。

在与外交部长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进行的第二轮会晤中,韦尔斯再次慷慨地奉献上甜言蜜语,强调意大利对欧洲事务中的中心作用。他降低了英国和法国不让步的调门,说他的感觉是,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地区独立,奥地利全民公决,和普遍裁军的基础上,和平是有可能的。他让齐亚诺感到如果盟国“能够得到某种安全保证,他们愿意或多或少作出让步,并且承认既成事实”。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许诺的让步。韦尔斯是在竭尽全力弥合各方的分歧。

在威尼斯昏暗的办公室里,看上去更加精力充沛的墨索里尼警告韦尔斯,德国人即将发起攻势:“距离半夜仅剩一分钟了。”两天后,他就要去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的勃伦纳山口与希特勒会谈。如果他能够到推迟进攻的任何希望,墨索里尼坦言,他必须让元首也看到这种希望:盟国在关于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上不是不能妥协的。墨索里尼询问韦尔斯,是否愿意委托他将韦尔斯关于欧洲和谈可能性的观点转告给希特勒。特使回答说他们需要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当晚,他给罗斯福打了整个出访期间的唯一一次电话,总统当即拒绝了 this 要求。

22. 真是雪上加霜

等承德坐下,天敏向他汇报了事情的过程。今天一早,车间火药用完了,派人去拿火药,进了仓库,发现火药都浸水了。

“上半夜阿拉去拿火药,还是好好的,咋几个小时就浸水了,而且天没有下雨啊?”天敏大为疑惑。承德急得直跺脚。他太清楚火药浸水将带来的灾难。火药是火柴制造必备原料,虽然用量不算太多,但是没有火药,火柴是万万生产不出来的。

承德马上与天敏赶到厂里,他要亲眼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火药仓库在工厂的角落上,外面是一条路。承德到现场一看,情况就明了:仓库顶上被人挖开了一个口子,大量的水就是从从这个口子流入仓库的。再看看路上,也有明显的水渍,看来,半夜里有人在这里用水管向仓库注水,才导致几千斤火药全部浸水。更可恶的是灌进仓库的不是平常的水,而是在水里加上油和盐。事情再明了不过了:这是有人蓄意破坏!这一招实在阴狠,这些火药浸水,就是赶紧派人到山西采购,来来回回工厂至少半个月难以开工,这一拖,要按时还清贷款已无可能。

承德一下子瘫软了,他怔怔站着,不知道如何是好。搞这种破坏的肯定是东洋人,只有东洋赤佬才干得出这种下三烂的勾当。天敏判断,承德也认为这是东洋赤佬做的丧心病狂的破坏,但是证据呢?证据何在?真是雪上加霜啊!承德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等心情沉静下来,承德与天敏商量,承德说,现在默涵在湖北,那里离山西近些,不妨叫他马上去山西采购火药。天敏说,叫默涵去山西,时间拖不起,而且默涵不认识那个地方,不如阿拉直接发电报给山西火药厂,让他们急送200斤火药,要快,路费由阿拉承担。有了200斤火药,阿拉可以先生产起来,其余阿拉再去采购。

承德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命天敏赶紧派人到电报房发电报。

哎——,又是几千块大洋没了,承德心痛不已。他知道,火药这东西不能晒不能烘,一旦浸水就基本报废了,况且,那还是掺了油和盐的水。

看来只能变卖工厂了。承德绝望地想,如果有人接手,就是便宜几万两,也决不卖给东洋人。承德恶狠狠发着毒誓。

承德没有想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为他带来了胜算,有个实力雄厚的团队向他伸出了有力的援手,就是这个团队,十多年前曾经与法国佬作过坚决斗争,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明公所血案,这是宁波人同乡团队,它的核心就是四明公所。

四明公所是旅居上海的宁波人自发组成的同乡组织。又称宁波会馆,是旅沪宁波同乡筹资建造的会所。

深秋,上海老城厢外已是一片肃杀,那些梧桐树宽阔的叶子,已经抵挡不了秋风的扫荡,一片片离开树枝,飘飘扬扬掉落下来,在梧桐树下铺上了一层褐黄色的残叶,人踏在上面,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在老城厢北门外一所朱红色的楼房客厅里,壁炉的火烧得正旺,屋子里特别的温暖。此时,客厅里椭圆形大桌子围坐了30来个人,他们是上海四明公所会董,现在正在开会。

“诸位会董,今天我们召开一次临时会董会议,有一件事情想请诸位商讨一下。”主持会议的是四明公所执行会董叶先生。叶先生年届花甲,长得清瘦精神,他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五金大王。前两年,他把经营的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全身心处理四明公所的常规事务。

“考虑到诸位事务繁忙,我也不说客套话了,就开门见山谈事体。今朝,阿拉请大家商讨的是章承德先生的火柴厂贷款问题。章先生大家都熟悉,他是阿拉四明公所会董,也是宁波旅沪商界后起之秀。这几年,章先生非常热心阿拉四明公所事务,多次出资帮助宁波同乡,这些事情,我想大家已有耳闻,我也不一一介绍了。但是现在,章先生遇上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今年年初,他开办了一家申甫火柴厂,现在火柴厂运作的情况很好,但是因为一笔贷款,现在火柴厂很有可能要被东洋人吃掉,对这桩事体,我本人表示非常可惜,所以召集诸位,把问题亮给大家,希望诸位帮助出主意,协助章先生渡过难关。”叶先生说话慢条斯理的,一口夹杂着上海话的宁波口音非常清楚。

宁波商人

徐志明

